



简介

朱天心，山东临朐人，1958年生，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。曾主编《三三集刊》，多次荣获时报文学奖及联合报小说奖，现专事写作。著有《方舟上的日子》《击壤歌》《昨日当我年轻时》《未了》《时移事往》《我记得……》《想我眷村的兄弟们》《小说家的政治周记》《学飞的盟盟》《古都》《漫游者》《二十二岁之前》《猎人们》《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》等。

卡珊德拉的幸福——关于朱天心

● 文 | 胡曦露

写作这件事情，原来是不太好玩的。不信就用心读一读朱天心。可以从《二十二岁之前》开始。那是“北一女”和台大、三三时期的朱天心，总让人想起年少青衫薄的游侠儿，春寒料峭却不自觉冷，着一袭白衣衫便纵马游玩，高兴处，以文为酒会友，畅快痛饮。

死党们的种种默契，“三三”同人的胸中大志，文学世家的趣味轶事（随便哪一条都是令人艳羡的文坛温馨八卦），读书掩卷的苦想冥思……那真个是“行行且游猎”的潇洒，即使偶尔喟叹“时移事往”，感慨“成人不自在”，也自有一番明媚风景。

《想我眷村的兄弟们》，则如同一份亲历者的口述实录，为眷村中的老兵、孩童、少年、女子……那被遗忘的族群，失语的边缘人们，发出声音。一代人的流离与乡愁，不应，也不能，在时间的河流里被消解为政治符号或轻薄的田园牧歌。朱天心以她的不安和不平，回答此后“外省第二代”的身份认同危机，而我们追随她的笔，透过那洞察一切却温情脉脉的镜头，才想起，原来张晓风、蔡琴、赵传、张大春、苏伟贞……这些熟悉的名字，都曾共有一份眷村小孩的童年记忆。

穿过记忆的狭窄甬道，“老灵魂”于都市废墟中彷徨无依，于是有了《古都》。台北，这经历种种历史变迁和文化交汇的城市，在朱天心笔下被一层层剥开，光怪陆离的人物呈现眼前：恋物癖般收集各种内衣、毛巾、卫生纸的寂寞人妻，始终活在过时情境中的老年政治犯，孜孜不倦以某种特殊气味来唤醒记忆的中年男子……她剖开他们的生活，如同地质学家一般，用文字凝固生死，凝固现代人心灵的每一次崩塌和重建。

朱天心作品系列，三本选编，别具匠心地勾勒出朱天心的写作轨迹，停停走走而有艰难的成长痕迹。文字越发厚重，色调越发沉郁。

面对着自己一路走来的创作光谱，她说，这是她的文学长征。

看惯了《击壤歌》中的椰林大道、红砖路，也许会不太习惯，那个当初意气风发的小虾，长大以后，变得越来越“现实”，或者说，“愤怒”。《击壤歌》和《未了》，是可称作“作家的幸福时期”的作品，年轻的她，毋需考虑历史、生存环境和社会状况，只

要让心中所想，像江河一般喷薄而出即可。而当长大一些，更懂得一些，“就没有办法假装看不到”。

没有办法假装看不到，那些美好的逝去，那些真相的湮灭。世间喧嚣的声音，平庸的既成观念，工业文明荒诞的演出。

要对抗这一切，唯一可以做的，就是真诚。要像海啸过后的幸存者一般，录下最真实的口述，为死者和失语者代言，书写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生活。

内心抱持的使命感，让她的目光始终聚焦在现实世界：“很想问问现在写东西的年轻人，为什么总是落入虚幻，现实就这么丑恶以至于他们一眼也不愿意多看吗？”是了，她不要别的什么平行时空，什么超越寓言，什么黄金世界——我就要我的这个现在，这个仅有的，我可以把握住的时空，这个只活一次的此在。

但她又并非现实得彻底。她的文字，有一半，活在别人的故事中。这“世上的另一个我”可以是小说（《古都》），可以是童话（《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》、《鹤妻》），可以是影像（《预知死亡纪事》）——现实照进经典，而文字又在这残缺不堪的当下，回光返照。每一次戏仿（这个词用在这里似乎显得轻薄了点，或者可以换成“呼应”？），都令人有“化神奇为腐朽”之感。并不是作品造诣上的不足，而是，经典作品中那个完足浑然的世界，融入现实后竟如此破碎、荒谬而缺乏意义。

我想，只是告别了单纯的快乐。却未必不幸福。

萨义德所言的知识分子，那群局外人、业余者、扰乱现状的人、流亡者、边缘者——永远在人群之外，永远疏离而又关怀，永远说些不讨巧的话，永远焦虑着提醒着警惕着，破除一切既成观念和刻板印象——这样的位置，多像一张并不舒适，却值得坐上一辈子的，燃烧的椅子。